



翁敬棠著

訓政時期的民衆運動

中央政治會議

武漢分會

宣傳叢書第

十七年十二月印行

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

宣傳叢書第一種

蘇州工業學院圖書館藏

敬崇著

訓練時期的民衆運動問題

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印行

發行宣傳叢書要旨

爲什麼發行『宣傳叢書』？

我們都知道，訓政開始最重要的是『建設』。在『要建設』的呼聲中，我們極容易專注意『物質的建設』，忽略『心理的建設』。物質的建設，是求我國富強的基礎，是救貧救弱的唯一方法。如果不是一個瘋狂人決不會說不重要。可是同時要知道，革命的建設還要一個建設的革命。建設革命的目的，即是除物質的建設之外，還要心理建設，而且要重視心理的建設，換句話，如果沒有心理建設，物質建設縱如何的成功，還不算革命的建設，未達到革命建設的目的，則所建設起來的新國家，縱或是一個富強的國家，也不是『三民主義的國家』。

三民主義的國家怎麼樣呢？

簡單的答覆。三民主義的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截然不同

。是要真正的實現『民有民治民享』，尤其要緊的即是人人都了解主義，因此，訓政時期最重要的工作，除物質建設之外，還應該特別的努力，使民衆接受主義的訓練。那末，才能一步步的由三民主義的路走到三民主義的新國家。

本會成立宣言，即首重心理建設，本會主席暨委員尤無不以統一意志爲樹立革命建設的基礎，本股職司宣傳，當然所負的責任——心理建設的責任——很大。所以本這個意思，擴大各項宣傳工作，因有本叢書的發刊。搜羅會內外名論，印成小冊，分送各級黨部各團體各機關，希望在革命的建設進程中，有些小小貢獻。如果由此能夠引起全國同志對心理建設的注意，使物質與心理的建設並重，得由此建設起三民主義的國家來，那末，更是我們所切望的了。

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秘書處宣傳股誌

訓政時期的民衆運動問題

翁敬棠

「民衆運動」，「恢復民衆運動」，「黨須以民衆爲基礎」，「黨難道不要民衆」，這些迫切的呼聲，是我們數月來所常常聽見的；尤其共產黨說，「國民黨不要民衆」，更容易使人受了不淺的刺激；我們若是怕人家加以腐化的徵號，當然也要隨聲附和着，「恢復民衆運動」。

黨離不了民衆，民衆也離不了黨，黨離了民衆，便失了黨的基礎，民衆離了黨，便沒有人來領導，這些理論，當然是顛撲不破的；但是黨與民衆的關係，是一個問題，民衆運動應以何種方法進行，和如何纔算是真正健全的民衆運動，又是一個問題，這就不能不大費吾人的研究了。

第一，大家要說民衆運動，須先明白民衆運動的意義。民衆運動的意義，可分兩方面講；一爲對外，譬如廢除不平等條約，或其他特別外交事件發生，要用國民全體力量來反抗，那民衆運動，就是很急切的需要；一爲對內，譬如一般軍閥，做帝國主義工具，加緊政治力和經濟力壓迫的鎮練，以強暴手段，來壓制人

民自由，以剝削手段，來吮吸人民的膏血，所有民族民權民生種種要求，都給他推殘淨盡，也應該用民衆運動來打倒他。所以從前本黨軍政時期，因為要掃除一切惡勢力，不能不從事破壞的工作，就不能不要劇烈的民衆運動，來輔助軍事的進行，就是有時不按着軌道走，因為策略的關係，也不能顧慮，這都是民衆運動必要的地方。但是民衆運動，就在此必要的時候，也不是可以一味蠻幹，就對外方面講：有兩個例，一是去年共黨在武漢主持民衆運動的時候，用極急遽的手段，收回英租界，然當時何不用同一的方法，把日本法國各租界，都一起收回？後來各國用砲艦政策來包圍，共產黨主持的民衆團體，也禁止民衆不許有仇視外人的舉動：還說『外交手腕退一步就是進兩步』，若認真來說，那就是共產黨要與帝國義妥協了，然當時并不因為避免妥協的名義，來輕舉妄動，可見對外應有一定的步驟，就是共產黨也不是毫無顧忌的。一是今年的濟案，日帝國主義欺侮我們，也算達於極點，然而中央何不鼓起民衆的勇氣，來反抗日軍；而反定下忍耐的政策呢，尤可見民衆運動，就是對外的時候，也應當持滿而發，不是像義和團一樣，可以隨便亂幹的。再就對內而論、現在已經過軍政時代，達到訓政時期，從前破壞策略，已經用不着，所急切需要的是革命的建設；一要謀秩序的安甯，

二要各部分民衆，都惟日孳孳，各勤所業，各盡所職，以謀健全的發展，所有從前策略，到此都應該改變，譬如「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」，都要應了時候，方能用當其宜，由此說來，訓政時期的民衆運動，當然成了一個問題。

本來民衆運動的動機，就因為感覺到種族上或政治上社會上的不平等，所受的不安與痛苦，爲排除此不平等的障礙，以求遂其生存及生活之發展，而爲團體的共同行動。所以此種運動，到相當成熟的時候，就發生種族革命，社會革命，和政治革命的種種。我們此次國民革命，對外爲打倒帝國主義，以求民族之自由平等，對內爲打倒軍閥，（及其附屬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）以求民權之實現，與民生之暢遂，自然是因為政治不良，要予以根本的改造，同時以政治手段，來達到經濟改造的目的。現在在不平等條約未廢除，各種革命建設，都未能一一實現，離革命成功，固然是爲期尙遠，然軍政時期，總算是已經結束，由以黨建國，達到以黨治國的時候，政府是由黨產生的，就是有殘餘的反動勢力，也應該用黨的力量去掃平。至若政府的設施，有不能滿足民衆希望，或反與民衆的痛苦時候，更應該以黨的力量來糾正，用不着民衆運動去反抗他。假若運動本黨領導下的民衆，來反抗本黨治下的政府，沿襲軍政時期的策略，來攪亂訓政時期的條緒，這

豈不是自相矛盾麼？況且在以黨治國時期中，政治不良，都是本黨的責任，若還須用民衆運動來改革他，本黨自身，尙有立足的地位麼？

第二，須知中國民衆，數千年來，受了專制政體的壓迫，一切政治能力，都不知不覺地完全消失，總理在民權主義第三講，所說「美國解放黑奴一段話在黑奴沒有人給他衣食的時候，反埋怨替他解放的人」。中國鄉僻的人民，說不定也有這種樣子，以此等國民作民衆運動，不是退縮，便是盲從，如何說得上對於政治有何種見解，和何種要求，就是偶爾藉着感情的作用，或某種利益的勸誘，勉強向前急進，但是這種急進，本是極不自然的，一旦感情失了刺激的效力，或者所應許的利益不能實現的時候，此等運動，就不期然而然的停止；試問這種運動，還有什麼意義？最近民衆運動，連續性比較持久的，當然要算共產黨的做法；因爲他們是專用欺騙手段，如工人打倒廠主，奪他的產，佃農打倒地主，奪他的地，店員打倒店東，平分他的業，都是登時可以得到利益，那一種好大喜亂的人們，自然都跟他去做強盜劫掠的勾當，但是結果，鬧到天翻地覆，一切生產的事業，都一起荒廢，真正的農工，都受了莫大的損失，所以說起民衆運動，最澈底的也不能澈底過共產黨的時代，然而鬧到這般田地。現在大家所需要的，究竟是

那一種運動，假如照上述的毫無生氣提不起精神的民衆運動，那要他幹什麼，若是要看那有聲有色的民衆運動，難道還要做起共產黨的把戲？「恢復」，「恢復」，恐怕祇有恢復共產黨式的民衆運動罷。

共產黨式的民衆運動，是在軍政時期，是我們最需要民衆運動的時候；因為鬧成如此結果，到如今還令人談虎色變，若是訓政時代，再重演一套，那就非把黨國和人民，同驅入死路不可。總理在民權主義第四講上起，「像法國革命時候，祇剩得一般暴徒，……祇要有人鼓動，便一致去盲從附和，像這種的現象，是很危險的，所以後來人民都覺悟起來，便不敢再主張民權，由這種反動力，便生出民權的極大障礙，這種障礙，由於主張民權的人，自招出來的」，總理這話，不啻爲以前民衆運動，預先下一警告，以前民衆運動，既不出總理所料，弄到這般樣子，現在若不好好整頓一下，一味大聲疾呼，「恢復民衆運動」，萬一再蹈從前的覆轍，這一個大障礙，便不知何時可以回復了。并且民氣是很寶貴一個東西，若用過之後，沒有效驗，甚且發生許多差錯，那就沒有方法以繼其後。現在一般人們，多以爲不趕緊恢復民衆運動，就是「因噎廢食」，唉！以前的舛錯，何止是「噎」，簡直是胃腸重病，我們不把胃腸重病醫好，便狼吞虎嚥的大

嚼，那不僅不能得「食」的補益，就要弄成大病以至於死。近日中央所指示民衆運動的整理，和民衆運動，要受黨的指導，及政府的監督，等等說法，可知民衆運動，還要一番「整理」，當然說不上「恢復」，并且所謂「整理」「指導」「監督」，自然要有「整理」「指導」「監督」的方法和步驟。在民衆運動以前，要如何十分準備，在民衆運動當中，要如何一番誘掖，此中程序，不是很簡單的。

而且本黨自領導革命以來，再三對民衆說，是爲建設而革命，爲人民謀利益而革命，然而革命軍發展到長江以後，民衆祇受了破壞的痛苦，絲毫沒有得到建設的利益，不兌現支票的話，街談巷議，都已遍了，若不趕緊從事建設，仍領着民衆，做高呼口號的運動，由訓政時期，又回頭去做軍政時期的工作，再把許多利益，應許人民，開了第二次的空頭支票，豈不是要使本黨失了一次信用麼？

總理在建國大綱第八條說，「在訓政時期，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，到各縣協助人民，籌備自治」，這就跟民權主義上所說，四萬萬國民，好比劉阿斗，還靠着諸葛亮，去輔佐他，是一樣的意思，我們國民黨，既以領導國民革命自任，便是自居師保的地位，只有秉着總理遺訓，指導人民向一定軌道上去行動，所有偏於感情，乃至不問是非的妄動，做師保的人，都應該去匡正他，豈有反

替他提倡的道理。明知錯誤，故意鼓煽，驅着盲人瞎馬，夜半往深池上去，似此不忠實的輔佐，如何對得起他的主人，那不是民衆運動，簡直是犧牲民衆，不然就是要藉民衆的力量，來推翻政府，來與本黨爲難，那真非吾人所忍言了。

以上是我們對於今日主張恢復民衆運動的種種感想，以下更就三民主義下，對於民衆應取的方針，來研究一下。

甲。從民族主義方面觀察，一般主張恢復民衆運動的人，都以爲要抵抗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的壓迫，非藉民衆的力量不可，這話固然不錯。但是帝國主義的顛覆，是否僅僅靠着高呼口號，或開會遊行，能夠立刻見效呢？又如經濟絕交，不合作，等等的消極抵制，也是抵抗帝國主義的絕好方法，然而自前清光緒年間，美國禁止華工入境，我們提倡抵制美貨以來，迄今已將三十年，中間外交問題，發生過若干次，每次必有人提倡用這方法，其結果不但毫無效力，並且經了一次抵制，帝國主義者的威風，反覺增長，國人的情性和弱點，反覺暴露，這等的現象，能夠不使人痛恨太息麼！固然在外交歷史上，也有一兩次，藉着民衆運動的力量，得了偉大的效果，如巴黎和約拒簽的事，便是一個明證，不過此等的運動，經不到幾久，便漸漸散漫下來。所以當着初起的時候，轟轟烈烈，有聲有色，

外人看來，未嘗不爲震動，久而久之，他們觀破了我們的實情，益發增加輕藐的心理。本來外國人士，對於中國的觀念，向分兩派：一派主張順應潮流，用和平手段，和中國聯絡，自動的將不平等待遇，逐次撤廢，一派主張保守既得權，利用高壓手段，來箝制中國，叫我們永無翻身的希望。歷來外國和我國，遇着外交問題發生，主張順應潮流者，固然是很多，可是到了後來，便不免採取高壓的手段，就因爲我們弱點暴露的緣故。去年英國對於上海，爲大規模的出兵，此次日本對於濟南，公然採取違反公理，蔑視公法，和不人道的舉動，都是這種動機所造成的。所以吾人覺得抵抗帝國主義的方法，固應該用全國民衆的力量，但僅僅採取以前的運動，不特無效，甚至是有損的。歸結說來，要先從民衆的組織和訓練下手，因爲有訓練，纔有持久不敝的精神，有組織，纔有聯合堅固的壁壘，這方是抵抗帝國主義，正當不易的方針。

現在有人主張，對外方法，應暫時忍辱含垢，修明內政，待國家和國民的能力，一齊恢復起來，按着政治外交的步驟，自然可以得到國際平等地位。這種老生常談，簡直無討論的必要。要知帝國主義者，謀我方急，那能容着我們，作那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慢慢的規劃？所以現在的办法，只有先把民衆團體，好好

組織起來，趕緊照着 總理遺教，訓練他們，使知民族主義的重要。在平日無事時，已成爲有統系的組織，有精神的訓練，一旦有事，只要中央黨部，發一命令，馬上便如身使臂，如臂使指的，全體一致去奉行。就像胡漢民先生所說，土耳其國民黨的辦法，但由幹部，發一個命令，二十四小時以內，就可以通行全國。譬如我們，要實行經濟絕交，只要幹部定下規畫，所有各團體，就可以不動聲色的，向着公共的敵人，作杯葛的行動。以後非得了相當效果，無論何人，概不得自由與敵人往來，并應受嚴厲的懲罰。似此無論若何頑梗的敵人，能夠不爲吾人屈服嗎？縱或不肯就範，以我們此等堅固的壁壘，持久的精神，能夠不氣奪心折嗎？此等辦法，比較僅僅搖旗吶喊，成羣過市的，似乎高明一點。總而言之，我們今日，要事事能得實際的效果，不是藉着某種舉動，來裝飾門面，尤其對外的交涉，更不是專靠着虛聲，可以成功的。這是我們站在民族主義上，對民衆運動的辦法要注意的一點。

乙。從民權主義方面來觀察，本來中國的民衆，自由太過，一切行動言論，處處顯出不規則的狀態，遇着公共的事件，尤其是參差百出，積極的，便叫囂墮突，好顯出他的能幹；消極的，便表示一種不屑的態度，好顯出他的清高，所以

歷來公共的事業，往往弄到一無所成，只有由極少數人去包辦。即如自治一事，自前清末年，籌備到現在，已經有了二十年的歷史，還是在籌備期間，固然是政府不能切實推行的緣故，但是人民方面，難道就毫無自動的能力，事事都要等着政府來辦麼。可見吾國的民衆，的確是一盤散沙，非有切實的訓練，和統系的組織，縱然給了許多政權，也是不會運用的。民權主義第二講。說：「我們趁早要參加水和土敏土，要那些散沙和土敏土，彼此結合，來成石頭，變成很堅固的團體」，這就是說民衆組織必要的地方；並且這些事，是我們黨裏應負的責任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，『國民黨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，以發揚國民之能力』，就是說平民階級，是無組織的，我們的黨，應該按着各種職業，替他們一一組織起來，由一種以至若干種，種種都是有組織，那力量之大，就無以復加了。

然而有此組織，若沒有相當的訓練，也不過龐然大物，沒有作用的，總理行易知難的學說，注重在力行，尤注重在求知，就如民權主義的政權運用，何者爲創制權，何者爲複決權，何者爲罷免權，何者爲選舉權，這些名詞，恐怕一般民衆，曾經聽過的很少，懂得意義的，尤其少數之中又少數了，試問這些民衆，未

經受過訓練，怎能對於主義，有了解的時候呢？像現在一般主張恢復民衆運動的，要驅着知識薄弱的人，天天飛揚活躍的動作，始終沒有訓練的機會，始終沒有了解的時候，把大多數的民衆，作一二人的工具，豈不是『賊夫人之子』麼。蔡元培先生主張，停止學生運動，以爲要充實他的能力，此種主張，在四中全會宣言，已有深切的理解。我覺得學生失學，固然是重大的損失，假若全體的民衆，都成爲泛駕之馬，恐怕一切國家基礎，都要動搖，那損失更不知伊於胡底？一般主張民衆運動的人又說，中國封建時代，遺留下來的制度，是民治前途的障礙，要趕緊提倡民衆運動，去排除他，試問現在不是以黨治國的時代麼，果然民治的前途，有了什麼障礙，本黨便應該負排除的責任，至於毫無訓練的普通民衆，不但不能越俎代庖，並且以此種的民衆，去作排除障礙的運動，障礙未能排除，結果反許變本加厲。因爲無真實能力的人，最易受人利用。何況中國的民衆，先天本是虛弱，後天又毫無培養，如何有此力量！所以過去的民衆運動，免不了受着共產黨的領導，無識無知，跟着高呼打倒某某的口號，那離着吾黨的民權主義，真不知相去幾千萬里，試問此等做法，是一般民衆本來的願意嗎？在本黨當然痛罵共產黨的不對，但是我們要問一聲，共產黨何以能夠鬧到如此地步？還是因爲

民衆對於民權的行使，平素缺了訓練，纔致爲共產黨所利用呵！

丙。從民生主義方面來觀察，現在破壞之後，元氣未復，離着人民安居樂業，得到衣食住行滿足的程度，還是很遠。所以最先應辦的事，便是休養生息，解除人民一切的痛苦。前月餘日報上載着，「河北山東一帶人民，財產直接損失，是兩萬萬，耕牛一項，失去了二十多萬頭，災民有五十多萬」其餘地方，受了兵匪的禍，和共產黨的蹂躪，更不知多少，加以到處荒旱，米麥歉收，真是天災人禍，相逼而來，一般人民已到了「轉乎溝壑」的地步。在都會地方，好像是熙熙皞皞的樣子，但祇要走到數十里以外的鄉間，便滿佈着『滿目蕭條』的景象，若到那災荒劇烈的地方，更令人傷心慘目！其實就是都會地方，受着生活壓迫的人，也是盈千盈萬。人民痛苦，到了這種田地，還不趕緊從實際上，替他設法嗎？現在第一步辦法，先要恢復秩序，安輯流亡，使多數人民，有田可耕，有工可作，有商業可以經營，乃能更議其他。本來吾黨倡導革命，以解除人民疾苦爲目的，頻年以來，人民生計日迫，感到了切膚之痛，聽着本黨的救國救民主義便不約而同的附和，現在第一期的軍政工作，總算是已經成功，試問人民的痛苦，已否解除，這就應該首先注意的。中國人民，大多數便是農民，他們受了數千年的傳統

習慣，祇知完納租稅，耕田鑿井，自安其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』的生活，歷代以來，政府的設施，倘若弄到大多數的農民，感受痛苦，天下未有不亂。現在的政府，祇有對於地方察吏剿匪，輕徭減賦諸政，能以全力實行，秩序安甯，大多數的農民，安着儉樸的生活，國家基礎，自然穩固。其次各商人工人也是以求生爲第一義，他們祇要各營自己的生計，日常生活過得去，碰着機會，能夠得點好處，便覺得非常滿足，絕不含何等妄念。總而言之，今日民生政策，應以安集爲主，不當再有其他的擾亂。像那般主張恢復民衆運動的人，他們動機如何，姑且不問，祇就事實來說，如果立刻施行農民或工人商人的大運動，祇有弄到謹愿者不安於業，黠猾者把持操縱，秩序益加紊亂，有田不能耕，有工不得作，有商業不能經營，這無異有病的人，既經用過攻下的峻劑，病象漸漸減退，不趕緊設法培養，還要繼續不斷地，用大攻破的藥，那結果如何，可想而知了。

再說民生主義的精神，重在應用經濟進化的原理，來滿足一般人民食衣住行的需要，尤注意於裁抑資本家的發展和壟斷，與改善貧苦工人的生活待遇兩點，庶免社會上形成極貧極富兩階級，藉以消滅階級鬥爭的根荄。總理說，「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，可以分爲四種；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，第二是運輸與